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六十一回 皇恩詔賢臣 回京都引見

賢臣見施忠，就問：「事情辦得如何？」好漢從頭至尾詳稟一番。賢臣甚喜，又向眾好漢說道：「容日再謝！」賀天保等九人，聞聽施公之言，就勢告辭。各上坐騎，施公相送。眾寇望施公說話：「異日再會！」言罷一齊上馬，催駒回歸林中。施忠回到樹下站立。賢臣說：「施忠，就此起馬進縣。」

好漢聞言牽馬，施公乘馬，施忠扳鞍。主僕並轡，正走之間，抬頭看見江都城門。進了鬧廂，入門鬧市，耳內聽得斧鑿之聲。閃目一瞧，路東一家好齊整宅舍，原是水作，在那裡安蓋大門。

賢臣一見，肚內把天干地支細細推算；值日神將，從頭暗數。

心中說道：「既蓋大門，豈不擇日？他家如此不懂禮義，難道他家無有讀書之人？今日黑道五鬼破壞，要想興隆，萬萬不能。其中必有緣故。本縣何不問其內裡之情？」隨叫：「施忠，你去把安門的家主叫來，我有話問他。」好漢下馬，邁步走到哪家門首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借問你們一聲，那位是家主？」門裡一人，年有四旬，應聲答道：「不敢，愚下就是。不知有何見諭？」施忠說：「本縣老爺有話問你。」那人聞聽，連忙整衣戴帽，邁步出門，跟定好漢，來至施公面前。那人並不下跪，深深一躬，口尊：「老父師，生員不知駕到，未得遠接。」施公說：「賢契免禮。本主一事不明。賢契既讀孔聖之書，必達周公之禮。安門換戶，乃是吉祥之事，今日五鬼破壞，動土豈不有損？」那人聞聽，復打一躬，口尊：「老父師，門主既讀詩書，豈有不看憲書之理。奈門生家沒有學館，請了一位先生，知曉陰陽風水，煩先生擇揀吉期，道今日甚好。門生也有些不懂，問他之故？他說不用提起，安門之時，必有明公問，故此門生伺候這裡。今聽老父師呼喚，門生特出拜見。」賢臣聞聽，心中納悶，叫聲：「賢契，此人大約與你有仇。」那人回答：「無仇。」施公說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去把他叫來，本縣有話問他。」

那人答應，回身去不多時，回來手舉字柬，口尊：「老父師，門生家先生有書一封，叫門生拿來，求老父師一看。」又說：「今日理當叩見，恐其衝破縣尊，眼下不能高遷矣！」賢臣聞聽心悅，說：「此人奇異。我先看看字體，是何言語。」

想罷，伸手接過封皮，上寫：「今日今日今時，縣尊駕到」

賢臣心驚，面視時分相對。賢臣點頭說：「妙哉！待我看裡面如何？」上寫：山東曲阜縣民人孔淨，字奉江都縣主。今日今時，台駕回轉，路過此戶。馬上且觀。吾乃孔聖之後，微習天文地理之妙術。今日係五鬼破壞之期，內有吉星衝破，不敢報名，恐泄天機，神鬼見怪。此戶轉禍為祥，家道豐盛，子在父死，夫存妻亡。頂帶綿綿，代代恒足矣！民人孔淨數字不恭，求恕具。

賢臣看罷，不由吃了一驚。心中默言，此人學術通神，未來預知；此柬猶如板上釘釘，所言真正不錯。我只知古人書中之理，卻不曉陋室之中有此高人。但能有日官到極品，必請孔淨主文。有心此時行聘，惟恐輕妄。賢臣沉吟多會，除非如此這般。想罷帶笑說：「賢契聽我一言，回府替我多多拜上孔先生。就說本縣路過，不曾修帖奉拜，容日再謁。」那人聞聽，又打一躬說：「門生請教老父師，今日安門到底好不好。」施公見問，含糊答道：「賢契不必追問，今日最大吉大利，賢契請回言罷！」賢臣把字柬插入靴筒裡。賢臣講罷，不多時主僕進縣。

這日黎明，點鼓升堂，書吏人等伺候。忽見廉三元上堂回話：「老爺在上，小的探得京都傳牌到了，召老爺回京。此缺新補江都老爺，不日就要上任，老爺定奪。」賢臣聞說，吩咐：「再去打探回報。」且說賢臣暗說：「我若回去見主，遇了機會，我必參你！」賢臣心恨州尊，即叫六房盤查清結，好交代，以備回京。

諸事分派停當，只見從角門來一人，上堂至公案旁跪下，口尊：「少爺在上，老奴請安。」賢臣含笑叫聲：「施孝，你來江都有何事情？老太爺、老太太安否？」老奴見問，答道：「滿宅人俱各平安。太老爺特叫老奴前來接少爺進京。查清倉庫，太老爺說不可缺少，務要盤查倉庫畢，一同進京。」施孝說畢站起。廉三元下面叫道：「小人稟老爺，新任老爺離此不遠了！」賢臣一擺手，上報退去。賢臣離座上轎，出城至接官廳等候。不多時新官已到，二人禮畢，一同進署交印、盤查倉庫諸事，具結交代明白。新官送施公出衙。施忠、王棟、王梁三人，把賢臣送進館驛。且說賢臣專等明早起程；又寫字一封，打發施忠去請孔先生到京。施忠接柬，領命出館。不多時回來，上前稟話：「小的奉差役投書孔先生，無容相見。回字一封，請老爺過目。」施公接過書，皮上寫：「民人孔淨，字奉賢公。」

此柬不可令旁人觀看，目下也不可自觀。明公到了官居總漕，身逢大難，再觀此柬，必有應驗。」賢臣看罷，暗道真神人也！依言將書收入錦囊之中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